

“人生失败是常态。”是陈如江兄文章中的一句话(见7月28日“夜光杯”)。初读,感到清新;细想,引人深思。

常态,是什么?词典上说,就是正常状态。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普遍性,也就是说,失败是人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乍一听,好像有些危言耸听,不可思议。可是,这恰恰是事实。

失败与成功是如影相随的一对矛盾体,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有成功,就有失败;有人成功,就必有人失败。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

12岁的孩子李云龙和12岁的安德烈对决,最终只有一人成功,另一人就必然失败;

世界杯足球赛,冠军奖杯只有一座,德国队运筹得当,过关斩将,最终捧得冠军奖杯,那么其余31支球队则均遭失败。

在寻常百姓中,这种失败就更多了。因为他们缺少某种天赋,缺少可以与人“拼一下”的爹妈,所以,他们在升学、求职、恋爱、婚姻等人生道路上必然会遭受到更多的不顺和失败。

古人云:“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事难。”这“成事难”,就是失败多而成功少。当然,我们告诉孩子们“人生失败是常态”的现实,不是让他们害怕失败、不敢去面对失败,而是在明白了失败是“常态”之后,坦然地去面对失败,去正视失败,甚至去利用失败,从而在失败中认清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断地完善自己,最终由失败转化为成功。这一点,对独生子女更为重要。

我们有不少独生子女,一生下来就受到父母以及祖辈们的呵护和娇惯,事事顺着他,逐渐养成了在家中是无法无天、胆大妄为;但一出家门,离开了父母祖辈们的呵护,就浑然不知所措,一旦遇到小小的挫折,就如天塌地陷,束手无

策,有的甚至还会情绪失控,号陶大哭。由此,我想到了邓伟志先生说过的,对孩子要进行“挫折教育”。

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美国留学毕业后,信心满满,自认为自己是名校的学生,又是比较吃香的金融专业,还曾在美国著名大银行实习过,那本厚厚的面试教材,几乎背得滚瓜烂熟,找个好工作,应当不成问题。

可是,几十家银行、公司面试下来,竟然无一录用。孩子的自尊心遭到打击了,有点灰心了。他责怪面试官出难题、偏题刁难他。我的朋友却冷静地对孩子说:“这几十次面试失败,你不觉得是一种收获吗?”孩子不解。朋友说:“其实这些失败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你身上存在的诸多缺点和不足。而这些缺点和不足恰恰是你平时发现不了的。如果,你能正视并改正这些缺点和不足,你离成功不就近了吗?”

孩子听了,顿觉眼前一亮。是啊,原先自己一味责怪面试官出题刁钻,现在想来,是自己准备得还不够充分。比如,有一位面试官问他准备了多少高难度的数学题,偏偏问他本科学过的某个公式。他竟一时卡住。现在想来失败只能怪自己。这个孩子正视了失败,并检查和修正了自己在面试中暴露的缺点和不足,找回了信心,不久,就被一家大公司录用了。

朋友问孩子:“现在还害怕失败吗?”孩子说:“不太怕了。”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其实,失败不仅是我成长中的一面镜子,而且还是我成长中的老师。她会帮助我迅速改掉身上的不少毛病,虽然这些毛病,你们也曾经指出过,但远没有经历失败之后印象深刻。”

说得真好!这大概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真正涵义吧。

人生失败是常态

葛昆元



边看边聊

请陈从周先生写序

王毅

待了我们。没有客套话,只是让我们把书稿放在书桌上,就送客了。一星期后,陈老的序言写就。出人意料的是,陈老另给我一短笺,予以鼓励。书出版后,曹编辑告诉我,陈老能为你写序实属不易,近来陈老接连丧妻亡子,其心煎熬,哀恸无比,加上体衰目疾,病痛缠身,基本上不为他人题辞作序。我听后尤可感也。一位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强忍悲痛,费心烦神,提携后生,太难能可贵了。

陈老为学界宿儒,诗文、书画、建筑、园艺样样拿手。《说园》纵横捭阖,视觉独辟,绘画意多于笔,趣多于法,自出机杼,脱尽前人窠臼;散文随笔,文字清丽婉约,意境幽雅,形散而意联。

2000年初,陈老病危,我去医院探望,见无力回天,怅然若失。3月,陈老走完了卓犖不凡的人生旅程。

陈老羽化登仙已逾十四载,长夜岑寂,孤灯荧然,爰以斯文怀之。

24年,弹指一挥间,请陈从周先生写序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1990年初夏,同济大学出版社拟出版拙作《世界公园漫步》,为提升影响,想请名家推荐,因在同济出版,又是园艺小品,当然首选陈从周先生作序,他是中国现代园艺界的领军人物。责任编辑翟君良自荐带我去请陈从周先生。

记得那天正是江南大伏天气,骄阳似火,溽暑难耐,蝉鸣阵阵。我们叩开了同济新村“村四楼”陈先生寓所,陈先生居底楼,客厅外有一方栽满绿化的园地,室内窗明几净,墙上挂有名人字画,陈先生身穿一套宽松的白色衫裤,在他的“梓室”接

普林斯顿对我而言是个谜。无论白天蒙蒙见亮,还是夜晚静静入眠,似乎一切都显得那般新鲜。岁末年初,我住在这里10多天,四处游荡,观看了此地不少特色景物。其中途经而相识爱因斯坦故居,可谓之“三过”,值得一记。

第一次,可说是“一闪而过”。那天,在参观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后的返程途中,车子沿着梅塞街驰去。梅塞街与华盛顿街是构成普林斯顿镇中心区域两条最主要的马路。透过车窗,街边都是一座一座的小别墅。突然闪出一座白色的小别墅,静静站在街边,那是爱因斯坦的故居——我立马

瞪大眼睛回观。这一闪而过留在脑海的印象,是一座朴实无华的独立小楼的身影。

第二次,应说是“注目而过”。那天,去普林斯顿周边观看乡野风景。一圈兜下来,稍稍对普林斯顿镇所在的普林斯顿镇的地理环境有了些许了解。这儿的确景色幽雅。当时正值黄昏,暮色已浓,四处人影稀疏,天空却有野鸟一群一群飞过。车子又驶上了梅塞街。我忙说,车速放慢些。这回看得清晰了——112号。与爱因斯坦名字连在一起的那座白色小别墅,历经多少风雨,依然引人关注。爱因斯坦在这里度过了其一生中最后的22年(1933-

许多来往国内外的人都会受到时差的困扰,而中国北京时间相对美国,准确地说是与美国东部时间相差12小时,真正是“黑白颠倒”的世界。有的人一二周都调不过来。我个人认为12小时的时差是最难调整的。

小兒的同学在美国纽约长岛读书,听他同学巧倒时差的故事倒是饶有趣味。最典型的是第一次在中国北京上午11点起飞,经过13个小时的飞行,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此时北京时间是24点,而当地时间正是正午12点。出关、接机到宿舍已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应该马上睡觉。同学们也希望他睡上几小时后为他接风,但当地阳光灿烂,他兴奋得根本睡不着。晚餐后,大家散尽,但这位同学是个“夜猫子”,一直等到凌晨3点才睡。

次日,当然因为时差反应,此同学昏昏沉沉,本来应该早睡,但他一到天黑人就来了精神。平时凌晨3点睡觉的他,人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一连三天,都是如此。第四日,他也不上床了,等睡意袭来,一看到6点了。第五天他又延迟到9点上床,很快就入睡了。第6天,第7天,直至第10天,他都是每天延迟3小时睡觉,不经意中居然把时差调好了。

倒已晚睡睡的时差,最好是通过早睡来调,但对有的不能提前睡的人来说,通过每天延迟睡眠,也是一种巧调时差的方法。

倒时差

何鑫渠

三过爱因斯坦故居

史益华



荷塘月色 (剪纸) 孙平

上门开锁

任炽越

早晨,还在睡梦中,被妻子推醒:快起来,女儿被锁在房里出不来了!我赶紧起床,走到女儿房门前,前后左右扭动球形锁锁柄,锁柄只是空转。我让女儿在里面试试,能否拆下锁柄。女儿捣鼓了一阵,还是无效。她带着哭腔嚷道:怎么办啦?我上班要迟到了呀!我安慰女儿:不着急,爸爸马上叫锁匠来开。

我打开手机,里面存着两个锁匠的手机号,一个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个是六十多岁的老师傅。考虑到事情紧急,年轻人应急能力强,就拨通了小伙子的电话。小伙子还在睡觉,一听有活,说马上就来。

二十多分钟后,小伙子赶到,手里拿着一把亮晶晶的新锁。他对我说,开锁150元,这把不锈钢锁150元。我对此行业心中无数,再加上要急于让女儿去上班,也没多说,就默认了。

小伙子先拿几根铁丝往锁孔里掏,掏了一阵,没反应;又取出几块硬塑料片,往门缝里插,一次、二次……门还是纹丝不动。他急了,抡起榔头朝着锁柄就是一锤子,“哗啦”一声,锁柄撒落在地,露出里面的锁芯。他用力一推,门还是没开;再用工具拨了几下,把门打开了。

第二天,我去那位老师傅摊头配钥匙,顺便问他上门开锁的行情。他说,现在说不清的,不同的门,不同的人,价格五花八门。我说是那种老式的球形锁。他回答:“你叫我去就60元钱。”我心想:那小伙子够“狠”的。

回来后,我带着疑惑在网上查找上门开锁的价格,找了几家看上去规模较大的锁具安装、修理服务企业,电话打过去,说清开什么锁、在什么地方。第一家说是80元,第二家说是100元,都比那小伙子收的钱少。

我给小伙子发去短信,对他说,据行情,那天你收的钱有些高。发财心切,也不能斩老街坊。兔子不吃窝边草。你的人生还很长,应多学点生意经,把服务做做好。我没想到他竟回了,大意是,让我不要听人家乱说,他是上门开锁,并且给我的没有假货。又说:你问的那是起步价,上门开锁几百的都有呢。我们这是技术活!

那天,与邻居说起此事。他说你这还不算最贵的,上次我让锁匠上门开锁,又换只锁芯,他收了我400呢!

几天后,我在小区看到那位老师傅骑着助动车疾驶而过,看来又是急着去上门开锁的。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在想:这上门开锁到底多少钱呢?

女儿帮我开的博客“创建”于2007年8月,晚了7年,也算赶上博客时髦的尾巴。

百度认为:“博客已经成为互联网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今网民几乎都会阅读博客,无论是传统新闻媒介的“官方”新闻博客、与自己爱好兴趣相关的话题性博客或是纯娱乐博客,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两个特别钟爱的博客。博客真正兴起并成为互联网风景的重要组成,是在最近五到十年。”

自己写文章自己在博客上发表,记者作家兼任编辑总编,都是我。我乐此不疲,我在博客里寻找到了快乐。

我的博客曾经非常热闹过,“楼上”“楼下”的看客网友们就拙文发表着自己的观点。那个时候,每天就想着写博文,想着上博客看看网友们怎么评说?最令我难忘的是那一年的“八一”建

军节前,有个网友看了我回忆军旅生涯的文章后,匿名“年轻的朋友”,给我送上鲜花、水果表示节日的祝贺!至今,我还不知道送礼者的真名。回报的方式就是努力写好博文,不敢怠慢,因为网友们还会来“踩”。

截至今天,我的博客还在,已经有近400篇博文,包括自己研究后贴上去的照片;四万二千多个人到俺“家”串门,粗略统计平均每天要有十几位访客,如果是现实,会是什么样的情境?

不仅写博客,我自己还开了微博,写短文,就是有点不过瘾,没写几个字就超了,这对我也是一种学习,要用最简洁的语言说清一件事情也是一种能力啊!我还到“开心网”上和同事留言聊

天,送“生日祝福”,就是不愿意在哪里“种菜”,那样的游戏我不感兴趣,始终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博客。

女儿说,现在谁还看博客啊。那意思就是别写啦。可是不舍得,陪伴了我7年的博客,曾经给我带来精神快乐的博客,我要继续贴!只要不发生老年痴呆。

我知道如今时髦的是微信。赶“微信”的时髦是在2014年春节,肯定又晚了?查百度,知道自己又晚了!3年,还好还好。

记得今年春节,女儿带着孩子来家,饭毕,她说:“妈妈,我教你发微信吧,这样发宝宝的照片你就可以看到啦……”我戴着老花镜学会了一点点操作技巧,好像不难嘛。最让我开

心的是,可以“按住说话”给朋友拜年,太方便啦!自己还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真好玩!

拿着手机研究,我发现“发现”框,可以从“发现”框里点击相机镜头拍照片。第一个被摄对象是阳台上种在花盆里绿油油的香菜,那棵硕大的独苗青菜也被我发到微信上了。乘着假期在北京旅游的同事看到了马上回复:“好大的青菜啊,加点香菇把它炖了!”“不舍!”我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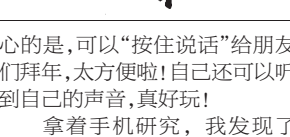
有意思的微信,我想转发,自己研究研究,发成了;想发自己拍摄的录像,自己研究研究,也成功了!

博客,微信,开心网;MSN,QQ聊天……什么时髦就玩什么。看来,要做个赶时髦的老人也不是什么难事。哈哈,学无止境。时髦永远在我的前面。赶吧!



一边思考着去做研究和讲课。据说1952年,爱因斯坦婉拒了以色列邀他担任总统的官方请求。爱因斯坦当然知道自己政治上的影响力,但心里还是把自己看作“一辈子都在和客观物质世界打交道”的热爱和平的科学家。

我想起不远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大客厅里那尊爱因斯坦铜像和那座大白鸣钟。他的目光正注视着这个世界,大白鸣钟的钟声仍然还在准点鸣响。荣誉会远去,记忆可淡忘,但科学之魂的血脉会在岁月的寂寞中不变地前行。



七夕会 赏心乐事